

女性主义批评的“母矿”^{*}

——《弗兰肯斯坦》的国外女性主义批评研究

朱岩岩

内容提要 小说《弗兰肯斯坦》的批评史伴随着国外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史，被称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母矿”。梳理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弗兰肯斯坦》女性主义批评文献，可以从不同侧面揭示玛丽·雪莱的女性主义观点，并可追溯过去约 40 年国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这部小说研究重点和批评方法的演进历程。通过把握该小说女性主义批评历时发展脉络，有助于研究者挖掘小说文本与生育体验、女性创作之间的互文关系，进而展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发展与这本小说女性研究关注点之间的互动变化。

关键词 弗兰肯斯坦 玛丽·雪莱 女性主义批评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4.006

法国女性主义研究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曾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将《弗兰肯斯坦》描述为“一部始终都很‘神秘’^①的作品”。《弗兰肯斯坦》这部 19 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充满科幻、哥特色彩的小说为年仅 19 岁的玛丽·雪莱赢得文学界的一席之地。此后，这位女性作家和她的小说不断引起许多女性主义评论家的研究兴趣。

一、《弗兰肯斯坦》与女性主义

玛丽·雪莱(1797-1851)是英国 19 世纪杰出的女作家。每当提到她，评论家们总不免关注她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和婚姻生活。她的父母都是当时英国备受尊敬的“文坛名流”。^②父亲威廉·戈德温是英国著名政论家，

其哲学名著《政治正义》对英国激进思想的发展和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产生巨大影响。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女权主义先驱之一，著有女权主义最早的理论作品之一《女权辩护》。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玛丽·雪莱对文学的热爱。成年后，她成为浪漫主义才子诗人珀西·雪莱的第二任妻子，与珀西的婚姻使她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政治和那些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比如拜伦。据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前言中的回忆，这本小说灵感恰好源于拜伦的提议。1816 年那个多雨的夏季，玛丽与恋人珀西、好友拜伦及其他朋友在瑞士度假闲聊时，拜伦提出，“每个人都来写个鬼的故事。”(4 页)玛丽积极响应这个提议，创作并完成《弗兰肯斯坦》。

^{*} 本文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当代戏剧理论的翻译及其文化传播研究”(项目号:2013JBM1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自这部小说出版以来,国外的女性主义不同理论流派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成果和发现层出不穷。可以说,以英国、法国、美国为代表的三大女性主义流派都展示出对《弗兰肯斯坦》的浓厚兴趣,这部小说甚至被看作是女性批评家运用不同批评方法的样板,是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之下的产品”。^③戴安·霍夫勒指出,在女性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除了夏洛蒂·布朗特的《简爱》,最重要的女性文学作品当属《弗兰肯斯坦》”,这本小说“用许多矛盾的声音,表达出那么多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核心问题”,所以《弗兰肯斯坦》可以被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母矿”。^④对于这部小说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借用马歇尔·布朗的总结就是“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课题,已经可以称之为‘弗兰肯斯坦学’了”。^⑤

小说《弗兰肯斯坦》讲述了一个令读者匪夷所思的恐怖科幻故事。科学狂人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痴迷于“造人术”,他从死人尸体中收集身体器官及各种材料拼凑出一个无比丑陋的怪物,将其复活后又将其遗弃,后被怪物报复追杀,最终丧命黄泉。这部小说情节中充斥着人性、科技、恐怖、谋杀和野心等文学主题,为后人提供无尽的研究素材。

显然,以弗兰肯斯坦为代表的男性人物是小说情节构成的主体,女性角色则处于毫不惹眼的次要位置。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和女仆贾斯廷仅作为女性配角出现,对这二人的描述篇幅非常有限,貌似她们在小说中存在的目的就是成为怪物报复弗兰肯斯坦的牺牲品。

起初,这本小说重男轻女的角色安排引起一些评论家的注意。就像研究《简爱》那样,女性评论家们开始致力于发掘《弗兰肯斯坦》中女性角色的闪光点,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小说中“女性角色千篇一律,乏善可陈”。^⑥西尔维娅·鲍尔巴克洞察到这部小说中女性虚

弱无力,无奈地指出“我们在《弗兰肯斯坦》中女性角色身上竭力寻找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懑情绪,却徒劳无功。”^⑦

为什么评论家们期待从《弗兰肯斯坦》的女性角色身上寻找“愤懑情绪”?或许,这本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能提供一些答案线索。

18世纪后期,英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运动方面都经历巨大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发生一系列变化。一方面,生产工具进步带动经济高速发展,加快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工厂扩建占据良田,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成为雇佣工人,遭受资本家的剥削,社会地位低下而生活贫苦。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激发欧洲被剥削者拿起武器,通过暴力反抗运动,争取政治民主、自由、平等权利。

在当时社会大变革之下,玛丽·雪莱的创作势必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父亲戈德温“政治正义论”的熏陶下,她同情被压迫者的不幸遭遇,赞成法国大革命诉求。小说《弗兰肯斯坦》创作中自然渗透了玛丽对当时社会黑暗的反抗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及时地呼应了当时那场以“压迫与反压迫为中心的大论战”(5页)。凯特·艾利斯在《花园中的怪物:玛丽·雪莱和资产阶级家庭》一文中,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父权制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束缚限定”,和当时社会和家庭的二元划分对女性的局限和压迫。^⑧因此,女性主义研究者寄希望于从这部小说中寻找反叛女性形象也是常情。

二、《弗兰肯斯坦》与生育体验

从情节表面上看,《弗兰肯斯坦》展示出明显“男重女轻”的叙事安排,而女性角色的确也缺乏亮点。然而,当女性主义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弗兰肯斯坦》创作过程并深入研究女性作家个人体验与创作动机之间的关系时,她们惊奇地发现在小说字里行间隐藏着

一个神秘而丰富的女性世界。

1976年出版的《文学女性》中,艾伦·莫尔最早提及到《弗兰肯斯坦》小说情节与玛丽·雪莱个人生育经历之间存在映像关系,并敏锐地发现“年轻的玛丽·雪莱经历未婚先孕和婴儿产后夭折的悲剧经验”,^⑨这种体验是《弗兰肯斯坦》的创作源泉。1816年6月玛丽·雪莱响应拜伦提议开始创作小说时,她正处在情感迷茫时期。她与已婚的珀西·雪莱之间的不伦之恋遭到家人反对,与珀西的第一个孩子早夭,接着又生下第二个孩子。在小说中,科技狂人弗兰肯斯坦借助现代技术制造出怪物,这个“生育奇迹”背后揭示出玛丽·雪莱作为19世纪初女性,其一系列反传统行为中隐藏着对生育的畏惧、对未婚先孕的内疚感和产后生活的惶恐不安。

玛丽·雪莱通过弗兰肯斯坦开展死尸复活造人实验的细节,创造性地铺陈出死后重生图景,一方面满足玛丽对生命奇迹的幻想;另一方面,驱除其内心隐藏的幼年丧母和产后丧子之痛。或者说,用小说的形式将她的生育恐惧与浪漫主义文学常见的“乱伦、杀婴和弑亲”等主题一起融合为“婴儿室内的魅影”。^⑩

女性生育与弗兰肯斯坦造人过程的类比契合促使女性研究者将玛丽·雪莱个人经验与小说《弗兰肯斯坦》创作联系在一起。从女性体验角度来看,生育给玛丽·雪莱带来的恐怖回忆和痛楚经验绝不亚于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

玛丽对生育的恐惧最初来源于襁褓中丧母的亲身经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下玛丽·雪莱后,孩子不满月时她便由于产褥热不幸离世。幼年丧母的玛丽对母亲因生育而离世怀有深深的悲痛,对生育的恐惧一直伴随着玛丽·雪莱的生长。后来,玛丽在豆蔻初开年龄爱上当时已婚的年轻诗人珀西·雪莱,放纵情感和身体带给玛丽·雪莱一时的情欲满足,随后而来的怀孕和婴儿夭亡却让她内心陷入深深的失落和悔恨。1815年2月玛丽生下她与珀

西的第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女婴尚没满月就不幸夭亡。在随后的日记中,玛丽曾记录过她的一个梦,梦中回忆起她早逝的女儿。

我梦见我的小宝贝复活了,她浑身冰冷,我们在火堆前用力搓暖她,她活过来了。我却醒了,眼前没有小宝贝。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个小家伙,闷闷不乐。^⑪

无独有偶,在《弗兰肯斯坦》前言中,玛丽·雪莱也曾描述她在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的一个死者复活的梦,区别是梦中的婴儿已经变成了怪物。

看到一个极端丑陋可怕的幽灵般的男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少顷,在某种强大的机械作用下,只见这具人体不自然地、无精打采地动了动。他活了。(6页)

这两个梦境的强大象征意义和意境巧合表明,生育的创伤体验是玛丽·雪莱创作的隐秘心理动机,而梦中两组创造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玛丽-婴儿;医学生-怪物)显然构成奇妙的象征对偶。

玛丽·雪莱的女性生育经历和《弗兰肯斯坦》创作之间的关系被更多评论家关注。评论家认为玛丽的反传统行为离不开童年丧母、生育恐惧、婚姻困扰等女性经验和情感的深层体验。

玛丽与早逝的母亲和在世的父亲之间形成模糊的家庭关系和疏离的亲缘体验。本质上,《弗兰肯斯坦》中的情感冲突就是玛丽“头脑战争”的外显。^⑫由此推断,假如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的男性替身,那么,弗兰肯斯坦对怪物的情感投射和道德纠葛就是玛丽矛盾生活的缩影。在小说中自然流露的感情和强烈宣泄的情绪恰好符合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特点。

这一点启发了一些研究者将浪漫主义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相结合。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将《弗兰肯斯坦》解读为玛丽·雪莱对弥尔顿《失乐园》的浪漫主义阐释和模仿。区别在于，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既是妄想僭越上帝造人权利的魔鬼，又是开创人类世纪的亚当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还是象征意义上的夏娃，其象征性就表现在弗兰肯斯坦“造人术”和夏娃生育能力之间的类比关系。

这种“三位一体”的身份特征同样适合玛丽·雪莱。在18世纪末女性写作的历史语境中，玛丽·雪莱的女性作家身份如同“犯错的堕落天使”。^⑬女性的生育本能将她定义为夏娃，而写作中的女性对男性权力的僭越无异于造反的魔鬼。女性生育的困顿和创作焦虑致使其女性经验异化，导致玛丽·雪莱产下这部充满恐怖和神秘色彩的作品。

《弗兰肯斯坦》中母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女性评论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玛格丽特·霍曼在《生育恶魔：弗兰肯斯坦的母性规避》中指出，这本小说隐蔽地展现出“母亲的死亡”，同时暗含儿子对欲望客体/母亲的“追寻”。^⑭在小说中，欲望客体与死亡母亲之间的互文关系体现在小说中弗兰肯斯坦的一个梦境中。当弗兰肯斯坦亲眼看到可怕的怪物复活并仓皇逃跑后，他一直在后悔和恐惧中挣扎。一天晚上，睡梦中他仿佛看见未婚妻伊丽莎白独自走在街道上，突然变成他早已去世的母亲。

伊丽莎白……精神抖擞，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我惊喜交集一把将她拥在怀里，第一次深深地吻了她。可与此同时，她的双唇却变得死一般铅灰，面容似乎也变了。我觉得自己搂着的是我死去的母亲，她的尸体被一层法兰绒裹尸布蒙着，只见墓穴中的蛀虫在裹尸布的皱折内爬来爬去。(49页)

弗兰肯斯坦把对去世母亲的欲望动机投射到伊丽莎白身上，从反面影射出怪物的遗弃使他产生潜意识里的罪恶感，并以梦的形式进行“外在展现”。^⑮不仅如此，深入研究这个梦境，我们能发现未婚妻/母亲之间的隐喻关系，不仅揭示出弗兰肯斯坦对未婚妻的心理欲望和对母亲的庇护渴求，而且梦境还折射出这个年轻人对伊丽莎白/母亲的性欲望中潜藏着难言的乱伦禁忌和对伦理规范的僭越企图。

同时，弗兰肯斯坦将母亲作为追寻的“欲望客体”，这也间接反映出玛丽·雪莱创作的心理潜意识。她无法接受幼年丧母和产后丧子的个人悲剧，把文学创作视为直面死亡的有力武器。的确，玛丽·雪莱有意无意中在小说里借弗兰肯斯坦之口，抒发自己幼年痛失母爱的经历，文字中蕴含着难言的悲痛和无奈的自我安慰。

又有谁没有被残酷的死神之手夺走过自己的亲人？我又何必去倾吐那份大家都曾感受过或必然要感受到的悲哀呢？尽管我们免不了还会悲伤……母亲已离开人世，但我们这些人还有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与人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去。(34页)

此外，小说还展现男性菲勒斯中心对女性生育力量的恐惧和破坏。小说中弗兰肯斯坦为了摆脱怪物纠缠，答应再造一个女性给怪物作伴，但是弗兰肯斯坦担心女怪物复活后同样邪恶，难以控制。更让他担心的是，女怪还可能怀孕生出更多怪物。有评论家认为，弗兰肯斯坦毁灭未完成的女怪，原因是畏惧女怪身上那股生育力量，那种“游离在人性和魔性的边缘地带”，极其复杂的、充满变化的“抵抗权威”的力量。^⑯在这种恐惧心理之下，弗兰肯斯坦把即将复活的女怪杀死。

玛丽·雪莱安排弗兰肯斯坦复活男怪物而

毁灭女怪物,暗示对男性而言,女怪身体的生育功能具有某种力量。男性通过阉割“对母亲和其它一切女性客体的欲望”,确立男性至上权威,“折射男性建构独立完整自我的错觉。”^①戴安·霍维勒进一步指出,弗兰肯斯坦拒绝赋予女性怪物生命,不仅仅是出于男性中心或“自恋倾向”,还反映出18世纪社会“厌女症”和“女性生育能力恐惧症”的社会现实。^②

三、《弗兰肯斯坦》与女性创作

女性主义批评家继而将《弗兰肯斯坦》的女性创作研究置于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等现代/后现代理论的交叉研究维度中。玛丽·雅克布在《文本中有女人吗?》中提出《弗兰肯斯坦》情节冲突根源不在于批判男性中心主义或塑造“敌意的父亲形象(弗兰肯斯坦/上帝)”,而在于女性/母亲的完全缺席,女性的存在仅“作为解构方法论中的意义类别,其重要性在缺席、间隙和文本裂缝”中寻找和认可。^③

另外,《弗兰肯斯坦》中女性存在意识与自我消解之间的张力也值得注意。通过展现怪物的象征意义,“赋予玛丽·雪莱表达自己和抹杀自我的双重意图,至少部分地满足她寻求认知自我和社会接受的矛盾欲望”。^④玛丽·雪莱作为女性作家的创作渴望和其作为母亲/妻子的传统社会身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她在小说中展现出模糊的创作意图,既给予弗兰肯斯坦如上帝般的创造能力,又用死亡对弗兰肯斯坦抛弃怪物(既放弃母亲责任)进行严酷惩罚。

从心理学理论分析这部小说,能够发现玛丽·雪莱对女性意识和性别身份的认同,使她在《弗兰肯斯坦》创作中对父权和家庭“采取防守姿态”。^⑤玛丽·雪莱缺乏母爱的童年阴影使她内心极度依赖父亲,她将对母爱的向往和对父亲的崇拜潜意识地埋藏在小说的创作

中,使《弗兰肯斯坦》中“负俄狄浦斯冲动”(即杀死母亲,而不是父亲)成为小说创作内因。

母亲早亡后,留给玛丽·雪莱了解母亲及其思想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阅读母亲生前创作的文字。基于阅读和文本,玛丽·雪莱建立起和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这份母女情非常独特,既具有想象性的非真实性,又带有文本象征的“互文性和对话性特征”。^⑥或许,出自潜意识中对丧失母爱的补偿心理,玛丽·雪莱给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设计完美的童年,家庭中父慈母爱其乐融融,以至于弗兰肯斯坦自我感慨道“我深感自己犹如天之骄子,无比幸运。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一片孝心和爱戴。”(27页)

芭芭拉·约翰逊运用“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的心理研究视角将《弗兰肯斯坦》视作玛丽·雪莱“为女性主义作家身份斗争的自传体的记录”。^⑦因创作环境等因素影响,女性作家的社会经验局限性使她们的作品总难免自传文学的痕迹,而玛丽·雪莱巧妙地借用男性角色以从小说内部淡化这种自传痕迹,比如,以男性为主角或叙事者。《弗兰肯斯坦》安排男性人物沃尔顿为叙述者,其目的正是“使女性作家从内部介入,成为破坏男性声音稳定性的异化存在”。^⑧

拉康将语言的象征界定为父权法律的外在载体,父权菲勒斯中心是一切话语的“特权能指”,而小说情节中女性话语的“缺席”却从反面强化了女性的“在场”。^⑨尽管小说中缺失女性话语,玛丽·雪莱在小说情节中通过奇特的方式展现出女性的逆反。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指出,婴儿通过观察镜中影像确立个人主体性,而小说中的怪物无法从人类语言中获得自我身份认知,只能以他者身份“躲避在构建之外”。^⑩

小说中怪物被弗兰肯斯坦遗弃后,开始憎恨并追杀其创作者。法国女性主义者茱莉亚·

克里斯蒂瓦通过母体研究对怪物的复仇行为进行解释。她发现婴儿脱离母体后与母亲之间的同一性被压制,会将母体视为“无法接受、不洁的”存在体。^⑦玛丽娅·玛尔维·罗伯茨认同克里斯蒂瓦的母体研究,指出怪物就是弗兰肯斯坦的“魔鬼婴孩”。^⑧

四、女性主义研究新方向

21世纪以来,对弗兰肯斯坦研究扩展到更广泛的研究视角,诸如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和同性恋研究等方面。从社会政治背景研究角度,霍华德·马尔乔发现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身上显示出“混杂人种”的模糊身份,在不同文化的撕裂中被看作“弃儿、怪胎和生物上的异类”。^⑨从文化殖民角度出发,安卡·瓦索帕罗斯指出《弗兰肯斯坦》的“隐藏逻辑”就是玛丽·雪莱将“保全贵族阶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个人不可避免的乱伦动机”融合起来,并发现小说潜文本对所处阶级制度的控诉,“造成无数细微的裂缝,最终导致弗兰肯斯坦之屋的倒塌”。^⑩

对《弗兰肯斯坦》的文化研究呼应“女性哥特”小说的观点。戴安·霍维勒在《幻想、创伤和哥特女儿们》中将《弗兰肯斯坦》置于女性哥特传统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将其定义为“哥特式女性主义”。^⑪弗兰科·莫来狄运用平民异化理论分析小说中的怪物形象,将怪物看作与哥特小说典型吸血鬼形象——异化贵族——德古拉一样的贵族原型,是18世纪英国阶级为基础的“文化焦虑”的产物。^⑫其实,在小说创作之初,玛丽·雪莱就明确表明要让情节充满恐怖,这也是当初她响应拜伦创作提议的初衷,她在小说前言中写道:

它必须迎合人本性中那份莫名的恐惧心理,从而引起人们极度的恐惧感——这个故事要让读者吓得不敢左右旁顾,吓得他们心惊肉跳,面如土色。(4页)

近年来《弗兰肯斯坦》中的同性恋主题被挖掘出来。评论家发现弗兰肯斯坦“最深情的关系不是和女人之间,而是和男人”,因为弗兰肯斯坦与未婚妻伊丽莎白相恋时,还隐藏对怪物“同性恋的迷恋”和对好友克莱瓦尔超越友情的依恋。^⑬伊夫·塞奇威克指出《弗兰肯斯坦》中哥特式偏执和无意识中的“同性恋欲望”是其制造巨型男性怪物的行为动机,传统社会道德中对同性恋的排斥使弗兰肯斯坦压抑同性欲望,在“男同恐惧症”的作用下,小说中他与克莱瓦尔的友情导致克莱瓦尔的丧命,而他与怪物之间的“类同性恋”关系只能以死亡结局。^⑭

诚然,一部经典作品的形成需耐得住时间的沉淀和评论家挑剔的眼光,女性作家作品尤其如此。《弗兰肯斯坦》的横空出世距今已近200年,时间流逝而关注不减。在玛丽·雪莱的这部以男性人物为叙述主体的小说中,寻找隐秘暗藏的女性主义一直是评论界兴盛不衰的研究热点,不辜负其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母矿”的美誉。而今,许多女性评论家们仍以分析《弗兰肯斯坦》作为理论确立的试金石,相信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成果还会持续问世。

注释:

- ①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985 (12), 254–258页。除《弗兰肯斯坦》之外,斯皮瓦克引用的另外两个女性主义文本是《简爱》和《藻海无边》。
- ②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1页。本文以后引用,仅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 ③ Fred Botting, *Frankenstein/Mary Shelley*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p. 1.
- ④ Diane Long Hoeveler, “Frankenstein, Feminism, and Literary Theor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y Shelley*, ed. Esther Sch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p. 45.
- ⑤ Marshall Brown, "Frankenstein: A Child Tale" ,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 2003 , 36 (2) , pp. 145 - 175.
- ⑥ Barbara Johnson, "My monster/My self" , *Diacritics* , 1982 (12) , pp. 2 - 10.
- ⑦ Sylvia Bowerbank, "The social order vs the wretch Mary Shelley's contradictory: mindedness in Frankenstein" , *English Literature History* , 1979 (46) , pp. 418 - 431.
- ⑧ Kate Ferguson Ellis, "Monsters in the Garden: Mary Shelley and the Bourgeois Family" , *The Endurance of "Frankenstein": Essays on Mary Shelley's Novel* , eds. George Levine and U. C. Knoepfelmacher (Berkeley , Los Angeles , and Lond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9) , pp. 123 - 142.
- ⑨ Ellen Moers , *Literary Women* (Garden City , NY: Doubleday , 1976) , pp. 91 - 99.
- ⑩ Ellen Moers , *Literary Women* , pp. 91 - 99.
- ⑪ Mary Shelley , *Mary Shelley's Journal* , ed. Frederick L. Jones (Norman ,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1947) , p. 41.
- ⑫ U. C. Knoepfelmacher, "Thoughts on the Aggression of Daughters" , *The Endurance of Frankenstein: Essays on Mary Shelley's Novel* , ed. George Levine and U. C. Knoepfelmacher (Berkeley , Los Angeles , and Lond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9) , pp. 88 - 119.
- ⑬ 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 pp. 222 - 223.
- ⑭ Margaret Homans, "Bearing Demons: Frankenstein's Circumvention of the Maternal" , *Bearing the Word: Language and Female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Women's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 , p. 100.
- ⑮ Diane Long Hoeveler, "Frankenstein , Feminism , and Literary Theory" , p. 45.
- ⑯ Fred Botting, "Making Monstrous: Frankenstein" , *Criticism ,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 1991) , pp. 113 - 136.
- ⑰ Margaret Homans, "Bearing Demons: Frankenstein's Circumvention of the Maternal" , p. 100.
- ⑱ Diane Long Hoeveler, "Frankenstein , Feminism , and Literary Theory" , p. 45.
- ⑲ Mary Jacobus, "Is There a Woman in This Text" , *New Literary History* , 1982 , 14 (1) , pp. 132 - 33.
- ⑳ Mary Poovey , *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4) , p. 131.
- ㉑ William Veeder , *Mary Shelley & Frankenstein: The Fate of Androgy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 , p. 182.
- ㉒ Marjean D. Purinton, "Mary Shelley's Science Fiction Short Stories and the Legacy of Wollstonecraft's Feminism" , *Women's Studies* , 2001 (30) , pp. 147 - 174.
- ㉓ Barbara Johnson, "My monster/My self" , pp. 2 - 10.
- ㉔ Devon Hodges, "Frankenstein and the Feminine Subversion of the Novel" ,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 1983 , 2 (2) , p. 157.
- ㉕ Jacques Lacan ,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Penguin , 1979) , pp. 84 - 85.
- ㉖ Peter Brooks ,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 219.
- ㉗ Julia Kristeva ,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2) , pp. 3 - 4.
- ㉘ Marie Mulvey Roberts, "The Corpse in the Corpus: Frankenstein , Rewriting Wollstonecraft and the Abject" , *Mary Shelley's Fictions: From Frankenstein to Falkner* , ed. Michael Eberle-Sinatra (New York: Macmillan , 2000) , p. 199.
- ㉙ Howard. L. Malchow , *Gothic Images of Rac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Stanford ,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p. 198 - 199.
- ㉚ Anca Vlasopolos, "Frankenstein's Hidden Skeleton: The Psycho-Politics of Oppression" , *Science-Fiction Studies* , 1983 (10) , p. 125.
- ㉛ Diane Long Hoeveler, "Fantasy , Trauma , and Gothic Daughters: Frankenstein as Therapy" , *Prism (s)* , 2000 (8) , pp. 7 - 28.
- ㉜ Franco Moretti, "Dialectic of Fear" ,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London: Verso , 1988) , pp. 83 - 108.
- ㉝ Franco Moretti, "Dialectic of Fear" , pp. 83 - 108.
- ㉞ Eve Kosofsky Sedgwick ,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p. 186.

(作者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魏丽明

Stephen's Aesthetics and Joyce's Irony

ZHANG Zhichao

In the fifth chapter of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Stephen talks about his aesthetics, and it is Joyce's aesthetic thought to a certain extent. Many scholars view this part of the novel as an important clue to Joycean studies. They equal it with Joyce's own aesthetic theory and a manifesto of his writing. This view not only confus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uthor and protagonist, raw material and fiction, but blurs a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novel: irony. The logical paradox of the aesthetic theory in the novel, the gap between Stephen's ow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broad meaning of the aesthetic element, all indicate that Stephen's so-called aesthetics is actually part of Joyce's ironic art. To achieve the irony, Joyce has to stand aloof from his past and examine it.

Feminist Criticism of *Frankenstein* as the Mother-Lode of Feminist Criticism

ZHU Yanyan

The criticism of *Frankenstein*, called the mother-lode of feminist criticism, grow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riticism. The research on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Frankenstein* traces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criticism of this novel back to the 1970s. Also, the study of the feminist criticism of *Frankenstein* reveals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 among literary creation, child birth and female experience. It also presents the dynamic coherence between the critical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and the shifting critical focus on *Frankenstein*.

Literature, the Great Art of Telling Truth: On the Theme of Literature in *Billy Budd*

DAI Xianmei

Billy Budd,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writer Herman Melville's novella, free from the habitually didactic intentio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seems to reveal such a message: literature, especially fiction, as one of the narrative forms, deserves the honor of "great art of telling truth" (Melville's words on Shakespeare's works) with its multiple perspectives (via various allusions from mythological, biblical,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canons), methods and solid details, penetrating the blinding cover formed by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s and the authoritative books of various kinds to touch the core of truth.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literary efforts made by Melville to expose the concealed truths in human history, politics and life and to create his expected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in *Billy Budd*.

Power of Despair: Rereading *David Copperfield*

NA Hai

Starting with an investigation of "despair" exhibited by Steerforth in *David Copperfield*,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 existential implications of this "despair". Steerforth's tragedy captures the annihilating power of despair, a spiritual death which, according to Kierkegaard, renders man incapable of making